庸庵文外編

庸庵文外編卷四

無錫薛福成叔耘

送吳南屏遊廬山序 戊辰

泛大江數千里。歷訪山川奇勝。以其所得發爲謌詩。非海內無事。不能得此樂也。往者粵孽猖禍。蹂躪徧於東南。凡名蹟勝區。沿江之衝。莽爲戰壘。幾逾一紀。童其崖。赭其墟。海內逸人魁彥。趦趄不前。當此之時。欲尋勝遊以舒佗傺之胸。殆不可得。自同治初元。柄任賢相。卒精將武。策力並厲。遂奮百戰之功。不數年。剗除巨寇。東南萬里。無鳴吠之警。山川佳氣。淑靈和清。宜必有流覽景

物。涵泳性情。以鳴中興之運者。天下之至樂。其在此乎。
今夫天台鴈蕩羅浮峨眉之勝境。洞庭彭蠡太湖汗漫之觀。行人遊客。日往來於其閒者。趾相接也。然識趣不遠乎俗。則不足以盡山川之奇。其才又不能發攄其所得。韞其才者。又或牽於職業。不能博覽而遐探。或雖身至其處。心不閒而神不曠。卒亦與不至同。然則有其時其地而不得其人。不樂也。得其人矣。又必其人之能自樂其樂。然後謂之至樂。巴陵吳南屏先生以邃學鴻文。遺外聲利。家居有年。一旦違孤舟挾二弟子。順流至於金陵。侯相曾公止而觴之於幕府。成因得與聞緒論。兼

讀先生之詩文及所箸書、撥華咀眞、觝轢前哲、其道可師、而其氣又可親也、既先生又歷吳越古墟、訪靈巖、浮西湖、南絕浙江、登會稽、探禹穴、返棹太湖、遊洞庭西山、避暑慧泉之上、凡三閱月而復來金陵、獲詩文四十餘首、先生之遊則樂矣、今又泝江西上、將爲匡廬之遊、而歸吾聞匡廬多奇迹、石梁瀑布、仙人之所往來、又如五老之峰、康王之谷、嵚嶔錯峙者以百數、先生此行、倘躡履而徧觀之、其有以助閎壯之思而益瑰琦之作者、知必貺我於無窮也、

送日本某居士東歸序 戊寅

環地球九萬里。爲大洲五。爲國大者數十。小者數百。風氣互殊。終古不相往來。倏焉如肝膽之相傳。几席之相接。此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往者生民之初。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民各居其地。安其俗。百里之內。或隔閡如異域。迄於今泰西諸國。研精器數。駕水火。御風霆。舟車四馳。無阻不通。蓋宇宙大勢。由分而合。天之氣運固如此。雖聖人其能禦之。今夫濱海互市之區。始皆遼曠寂寞無人地也。邇者西洋賈客車塵雜沓。輷輷殷殷。日夜行不休。通闤巨舶。瓌貨山積。鬻藝者假靈造化。競巧鬬奇。或

自標教旨.冀與吾聖人之道並峙.擔簦杖策.周遊內地.轂交踵接.異哉.天將使昔之隔不相聞者.稠俱無猜.其風俗語言政教.浸漬漸摩.亦將齊不壹者而使之壹邪.未可知也.光緒四年夏.日本某居士至天津.介青浦朱格仁靜山內交於余.幷賜所爲詩文.其言嚴謹而閎實.蓋確守吾孔子之教者也.夫日本與中國同處一洲.非若他國之遼遠.居士守孔子道不變.非若西人之與吾異術.款談促膝.如舊相識.有不知其然者矣.抑余聞日本山水奇麗.古所稱蓬萊方丈瀛洲者.儻即在是.仙人不死之藥.羨門安期生之蹟.猶有存者邪.又聞日本舊

國多古書。稍存三代遺制。余欲一往問俗久矣。他日者。浮海東遊。從居士訪山川之名勝。政教之異同。居士當不余靳也。方今時勢遷流。迥異古昔。雖窮荒絕域。猶將引而近之。況在同文之國乎。居士以八月東歸。余無以贈其行。姑與語天下大勢。居士幸藏於心。靜觀默察。數年相見。當有以貺余也。

曾劼剛云。聲色神味。無不得昌黎佳境。非用力精深。心手湊泊。不能詣此。

誥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張公五十壽序 癸酉

同治十二年夏六月十有二日。爲我大公祖中丞合肥張公五十壽辰。江蘇官吏搢紳皆將晉詞爲祝。福成等亦獲從部民之列。趨風惴慄。謹撰言以侑爵曰。古之名臣。或奮迹艱難。提兵四征。虔劉羣寇。而欲於無事之時。澄肅吏治。或所不逮。或能精研利弊。廉惠公勤。俾士民愛其丰采。而休澤被乎無窮。則景鑠之功。又往往不著。蓋文治與武功。兼之實難。即兼其才矣。而遭時或未暇。或其地不相値。則仍不能兼其事。然則功名者。天之所吝。天苟非錫之以全福。則全名不可得而有也。惟我大

公祖合肥張公曩佐海內多故。以書生蹤起里閈。自募一軍。從今相國李公赴援三吳。風邁電發。無堅不摧。掃除封狼。盡收吳地。厥後李公廓清中原。公之軍未嘗不從。部下將士以功薦擢建牙專閫者。未可以一二數。而公亦遂觀察徐方。陳臬畿輔。前相國曾文正公倚如左右手。凡其時營務之措注。糧餉之轉輸。及理財察吏明刑諸大政。一切以公綜理其成。論者謂曾李二公之偉烈。得公贊助之力爲多。

天子亦諗公才可大用。爰命移藩山西。練兵防河。則回酋聞風懾伏。不敢東嚮以窺三晉。進督七省漕運。甫受

事而撫吳之
命下旋權總督兩江兩江兼轄安徽爲公故鄉蓋
異數也權兩江三閱月復來蒞吳公之爲政務鎮靜持
大體不事更令改章然勤民急公孳孳靡勌案無留牘
邦無曠功從容咨詢治絲不棼其率下則淸而不刻和
而不徇懲抑姦蠹必愼必嚴官吏悚息奉法各張厥職
櫛垢除遊民以大和竊嘗追溯十稔以前江南北無完
土子黎喁喁不得一夕甘寢賴淮軍百戰而出諸水火
之中公之威望赫然炳人耳目乃星未一周而復持節
以來吳中父老額手稱抃政成頌作如鼓應桴則所謂

文治與武功。公實以一身兼之。而天隱若惠此一方。欲公之竟其全績者。則天之錫福於公以福我三吳也。夫豈有量邪。抑福成更有言者。往自徐州戎幕。始奉光儀。迄於今雖離合不常。常獲一再進謁。竊歎公位高而心益下。業廣而氣益斂。莊子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郤者與。夫然故德完而福備。福備故富貴祿壽康彊逢吉。皆公之所自有。皆不足爲公頌。若福成等所稱願者。惟祝公之久殿南服。優游漸摩。以臻盛治。庶幾疵癘寖伏。兵氣永銷。俾吳民樂其庥。而天下亦被其澤。此則私衷脈脈所默爲吳民祝者。而尋常頌禱之詞略焉。謹爲序。

蕭母黃太淑人八十晉一壽序　丙子

昔昌黎韓子謂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自宋景濂以壽文入集後世踵爲之者往往徇俗薦諛被譏通儒如震川歸氏望溪方氏立言必衷古訓雖常謂壽文可芟而傳者頗多蓋必由體孝養者之心則稱述懿媺以詔其子孫禮所宜也禰成與富順蕭君廉甫爲兄弟交近十年每聞廉甫道其曩昔艱苦之境庭闈積累之業心識之不能忘光緒二年七月上浣爲伯母太淑人八十晉一設帨之辰知交將詣舉觶爲慶俾禰成爲辭既辭不獲乃述所聞曰太淑人系出江陽黃氏生稟

懿粹清芬益劭以歸贈中議大夫嵩高先生中議公績學不遇家益貧晚以化居自給終歲卒卒在外不遑問家政太淑人節縮衣食承闕緝匱外償宿負內以紡績佐甘毳得舅姑驩心侍姑疾左右扶持自聯中裙浣滌靡少劬也振人緩急如恐不逮里中惸獨者孤寡者衰且癃者歿無棺者必獲所求以去嘗使鬻妻者將離而獲全不肖者感德而思改周卹親鄰雖遇其空匱竭情籌度靡少吝也居舅姑之喪盡誠極哀佐中議公庀大事惟腆教四子讀書治生以次成立恆飭十指以贍所費不繼則典質以濟之必令得當乃已靡少歉也蓋其

仁孝慈儉。約己厚人。歷數十年如一日。以是當劇寇倣擾時。雖播遷流離。屢瀕於危。常若有神相之者。治家課孫。擾變不渝。積和蘊祥。卒享丕祉。今其長子榘卿廣文。以庚子舉人。當得知縣。謁選吏部。次子樹卿俊卿。侍太淑人於里。色養無違。季子廉甫由翰林改官。再爲天津縣令。政聲隆然。大府嘉異。駸駸將顯用。諸孫十五。皆能以詩書自澤。補博士弟子員者四人。自中議公捐館舍。太淑人每獲家慶。必令焚香以告。時時寓書誡子。勖以令名。家人在側者。尤昕夕匡救。亹亹無倦容。雖壽登大耋而神明茂清。康彊猶昔日。天之降祚於太淑人者。其

未艾邪福成獲交雁甫久不敢以尋常頌禱之辭相溷故撮舉太淑人積累致福之由與其艱苦歷嘗之境以詔其後之人俾知所鏡焉舉以質諸同人同人皆曰然遂書之以爲壽

章母沈太宜人七十壽序 甲申

昔劉向撰列女傳。以母儀居首。曾子固序之。亦謂王政所自始。大抵載籍所傳仁聖賢人。命世偉才。與夫碩學魁儒。未始不成于賢母之教。而賢母之名。亦與之俱永。是故。母德以教子爲大。子職以顯親爲重。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歲在甲申。三月下浣。爲我章年伯母沈太宜人登壽七十設帨之辰。同年友琴生編修與福成相善久。謂福成宜爲之辭。福成辭不獲。乃敬以所聞于琴生者進而言曰。太宜人能孝于舅姑。逮事祖姑汪太安人。及姑胡太宜人。僶勉周旋。承愉化隙。終無閒言躬卒子

婦勤操作。先雞鳴而興。後斗轉而息。相夫子必于仁厚。年饑民病。勸奉直君出穀振佃人而燔其券。歲暮則命其子矙鄰里之門。時其匱乏之周以錢米。人有受其惠而不知者。琴生幼時。太宜人口授句讀。夜讀倦。頭觸机。欲睡。太宜人舉碪聲警之。覺則述古人劬學事以相勖。乃益奮。讀漏三下不輟。如是以爲常。咸豐同治之間。皖南被寇。太宜人攜子婦。轉徙萬山中。履險瀕危。卒免于難。嘗以耕讀勉琴生兄弟。輒爲鄉里善人。雖窶艱迫阨而神不加悴。既而琴生成進士。入翰林。累邀

寵誥。兩弟持家。能守先業。其季亦有聲庠序。貢成均。諸

孫嶷嶷有立太宜人願而樂之然追念疇昔事常怵然
于懷雖顯榮蕃盛而意不加愉蓋太宜人之順于舅姑
宜于夫子刑于子婦其所以作則于家而垂祉于後者
固有其本矣若其始終訓督琴生兄弟至於學成名立
乃其數十年之精力所萃而靡有已時者琴生今參合
肥傅相幕府贊益日宏且遠恢張令聞駸駸光顯可計
日待此則劉子政曾子固之所闡揚而古今育才之盛
與國家成教之基鮮不溯源於此者也福成近者有浙
東之行未及舉觴爲慶敬留一言以別琴生惟祝琴生
攄其所蘊起爲名臣於以濟時艱而慰親志庶使太宜

人教子之名與陶士行歐陽永叔之母並揚其徽烈是

乃朋友責善之誼也退遂書之以爲太宜人壽

馬貞女傳 壬申

同治壬申夏五月十六日金匱縣民馬廷燦之女以守貞不汚被殺於其舅氏子范金縣令張君佑璧詣驗得實乃命善爲殯斂躬自拜奠觀者無不歎息隕涕者既定讞如律遂以達於行省大吏而爲貞女請旌於
朝於是縣中交口述馬貞女事馬貞女之節著於近遠云初貞女之母范氏早卒其父廷燦貧而愿恆居市廛女依其從母施媪事之如母年十八字包文煒嫁有日矣舅子范金素無行每往來施氏介施媪遺女服飾女立毀之無完者金爲氣沮久之金父有疾施媪往問之

欲與女偕。女辭不往。媼誡以危語。乃勉從之。夜常不解衣而寢。每登閣。必捐其階。已而金果攀緣狙伏。徑前劫女。女奮身抵拒。且號。金以衾蒙其口。悶遂絕。明日范氏使赴於廷燦。且誣以蜚語。廷燦果怒不往視。乃亟斂而殯之。厚賄漆工。戒勿聲。漆工倦而假寐。忽見貞女被髮立於前。既歸。復見之。出以告人。會金之從叔范慶醉而罵金。具洩其事。眾乃大譁。廷燦偕包氏首於縣。時金已逸出門三日。惘惘無所之。歸坐縣署旁之茶樓。自訴其事。吏役舁而詰之。忽作女子音曰。我死甚苦。遂執之。一訊即服。復執訊施媼。媼自縊。金父疾已篤。聞之亦死。貞

女死凡十日而其冤大雪。明年。范金伏法於蘇州。葬貞女錫山之麓。表其上曰馬貞女之墓。

蕭敬甫云。起結處皆具春秋筆法。敘事亦簡暢可誦。

例授文林郎舉人崔君家傳 壬午

君諱書檄字釆堂江蘇荆溪縣人余作處士崔君家傳所謂兄弟三人自爲師友者君其季也君性穎悟少則卓犖不羈爲文自闢畦徑出與儕輩角藝以郡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九試南北鄉闈累薦累躓咸豐五年始舉順天鄉試一試於禮部不遇遂不復出君少好縱橫家言善料事兼習治生術家故饒於貲君庀家政貰貸以時斂散有經道光季年大府檄州縣勸建義倉君倡輸田百畝董其成俄而頻歲大祲倉無餘儲君復遣人陰察傳近乏食者旬餼以粟歲終戶給錢數陌勸族黨

有力者分行之人但恨不獲居君之鄉而未識其端緒於君也崔氏族繁衍貧富錯居田逾萬畝而賦不時輸糧胥以催科不力遭官扑責飲毒死其家洶洶將甚崔宗君挺身出貸千金償之事遂寢君之仁足以庇其族而才克副之大率如此然君所以事親事長遇事盡職以合乎庸行之當然而不自襮於人人亦不能盡知也古誼不明久矣先王教睦婣任卹之行必本孝友有一鄉之善士出焉好行其善而一鄉治積而至於縣於郡於行省莫不皆然而後天下可治若君既澤被一鄉矣豈非治天下者基邪粵寇之陷荊溪也君避之蘇州之

甪里。又避之靖江。主講馬洲書院。會寇已退。遂歸。君少任氣。果於有爲。晩乃深自警悔。教其子徵曦一以馴謹。徵曦病卒。君以痛子戀戀亦卒。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年五十有八。孫三人。

薛福成曰。余聞君避寇甪里時。值趙忠節公景賢以鄉兵守湖州。遣將分屯長興之夾浦。夾浦密邇荆溪。君嘗微服歸里。偵賊虛實。稍稍部署。欲將有爲。適湖州不守。君乃渡江而北。惜哉。君之志於是隱矣。夫士當多事之秋。欲奮樹功名。而事機不諧。終湮沒無聞者。固不可勝道邪。

薛氏殉節華夫人顧夫人家傳 辛卯

從母華夫人，同縣國學生諱某之女，

貤贈資政大夫季父寄泉先生之配也。以嘉慶十　年

月　日生。季父早卒，遺孤福增尚幼，夫人茹糵守

節，持家教子二十年如一日。性和婉，撫從子如子。福成

兄弟幼時雖頑鈍，未嘗加以疾言遽色。咸豐十年夏四

月庚午，粵賊陷常州。是時伯父芷軒先生倡議家人毋

得遷徙，或舉曾子舉武城事以規之，謂無守土之權之

責，徒委身家以餌強寇，無當也。伯父不聽。夫人等素嚴

事伯父，遂不敢違。福增授徒南鄉，寇警日棘，乃募擔夫

入城欲迎母妻鄉居避寇撞門門堅闔不可開居室既深窈內外不相聞擔夫欲取巨石毀門福增懼爲伯父所斥責搖手止之遺卒闐駢於衢洶洶有欲虜人意福增危迫無措徘徊終日仍退出城甲戌城陷夫人自縊於空室而從嫂顧夫人亦入井以殉與夫人咫尺相望云越三年官軍克無錫夫人與顧夫人皆以節烈奉

詔旌表光緒十四年以從子福成官

貤贈夫人

從嫂顧夫人從兄

卹贈雲騎尉世職優廩生屺望先生之配同縣國學生

諱某之長女以道光十四年九月丁卯日生顧氏與薛氏爲世戚夫人幼時容德已甚著三黨無閒言伯父芷軒先生思得賢婦乃請於夫人之祖母爲重親年十八歸於屺望先生甫三日即釋新衣赴庖湢躬作甚劬屺望幼失母繼母徐夫人持家政伯父性方嚴屺望事親孝常恐失父母驩痛自貶御妻尤嚴夫人事繼姑如母保抱小叔小姑如弟妹恒以一身兼婢媼之役伯父晚年尤卞急溝物細故厲聲詰責勢若霆摧屺望恐違親意則雖弟妹僕媼之過悉引爲妻過夫人恐違屺望意則雖姑叔僕媼之過亦引爲己過順受譴責罔敢自恕

粵賊陷常州也。夫人母家既定徙所。其弟奉母命來迎夫人同去。夫人辭曰。吾不忍離吾舅姑與夫子而獨生也。無錫既陷。圍城鼎沸。夫人聞賊叢刃抉門聲。抱子見寶赴井死。明日。毗望罵賊遇害。越二十八年。毗望以從弟福成官。

貤贈資政大夫。

贈夫人亦如例。

福成曰。嗚呼。粵寇之禍酷矣。大江以南數百城。悉遭蹂躪。戶口纔存十二三。其被擄脅。冒鋒刃。嬰饑疫。轉徙流離而死者。殆將以億兆計。其中耆紳碩士。烈婦貞女。甘

死如飴。一瞑而萬世不䀹者。亦何可勝數。均之一死。而所以死之輕重不同矣。嘗閱忠義局所蒐訪一邑一鄉之姓名。彙冊將盈咫。竊悲其湮沒不彰。然此固一邑一鄉之元氣也。其在家則一家之元氣也。今日所以康濟艱難。臻享清平者。豈非賴元氣之厚乎。因謹誌二夫人殉節崖略。以概其凡焉。

書方烈婦事 己卯

國子監生陽湖方恮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劬學温文爲同輩所賓異遽遘疾卒旣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

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恮旅歿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慟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孩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

兄妻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既生一女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赴百三十有二日距殉身八日實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纏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悲

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書涿州獄 丙戌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閟而殞。乃以紐繫項作自縊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䕃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因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

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誣刑部彙覈奏上是時
宣宗恤庶獄尤勤又懲治道觖散思一掃刮振勵之特
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
天語褎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耆齡凡初讞是獄者
譴謫有差並以良家節婦橫遭誣衊
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
不數年涿人始其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
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
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復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也
然以案經

欽定。罔敢有言者。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福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巋然尚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為自縊與絞勒者同。一失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為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為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庶刑措。稍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憝稽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虖。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始慊。

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斃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劑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莅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邪.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

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方存之云。此爲浙江楊乃武一案而發。作者在浙東。深鑒其流弊。暢切言之。殆與空談時務。及僅據傳聞。作文記事者不同矣。

定海三忠祠碑 乙酉

國家褒禮忠節。邁越前古千百。其有效命疆埸。蹈大難而不慄者。未嘗不贈秩賜謚。並於死事所建專祠。所以發揚其光。昭示無窮。微特以安幽靈。順民志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再陷定海。時則山陰葛壯節公雲飛爲總兵。與壽春鎮王剛節公錫朋。處州鎮鄭忠節公國鴻同守。力戰六晝夜。死之。今海內所稱定海同日殉難三總兵者也。既得

詔優卹如禮。有司以費不具。附祀關帝廟之啟忠祠。厥制湫隘不稱。日月既遠。棟宇敝陊。盲風霪雨。既灖且扇。

丹青黯昧。金石黕如。祈庇來庭。用萌斁思。越四十年於茲矣。光緒十年。屬又有法蘭西之釁。湖南成君邦幹以台州府知府統兵駐定海。至之日。禱於祠下。慨然顧諸將士曰。男兒出身勤國事。生當封萬戶侯。死當廟食百世。如三公庶幾不負者。茲爲其授命所。而俎豆他寄。神用弗歆。甚不足以稱

朝廷褒忠之典。吾當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於是度阯裒費。慮材鳩庸。儆紳士武銘盤等董其事。閱四月工竣。成君率所屬將佐親拜堂下。無不感奮動容。人人誓以死禦敵。明年春。法艦薄鎮海口門。我礮臺先後

擊中其兩艘相持數月敵計絀窮是時民朋謠言夜見海濱神燈無數有葛將軍朱將軍效靈助戰以故浙東郡縣二十餘城晏然不驚若寇未至者葛將軍蓋謂葛壯節公朱將軍謂故金華協副將朱公貴亦以禦英吉利戰死慈谿大寶山者也鎮海守備旣堅定海尤危甚海道中阻軍書檄械皆取閒道夜渡去法船嚮邇卒幸無事成君亦晝夜督勵所部設備維謹法船終不犯定海會和議成乃退去自海上多故浙洋有事則定海常爲之衝形勢孤懸四無險阻故凡守定海者皆視爲絕地嚴兵待寇而終未與寇遇自成君始雖由善守亦若

有天意焉．夫人事不至而聽於神．此必敗之道．神固不祐也．若人事至而神應之．蓋積感相通之理．況以前賢忠義之風．激發軍民．萬衆一心．氣勢益壯．雖猾悍之寇．有不鬭而御避者邪．福成既以定海三忠祠與慈谿朱將軍祠事達於大府．請爲奏聞於

朝．加封號列祀典．又嘉成君因守定海之功．且得鼓舞將士之妙用．因爲甄敘其大凡如此．并係以樂章．俾定海之民．歌以祀焉．若三公忠勇大節．已焯然在史氏記兹不具．辭曰．

海思兮雲愁．淜迢迢兮碧流．結夫容兮延企．渺神山兮

不可求。望九州兮黯如霧。吾叱蒼龍吹篪兮。白鼉擊鼓。棄埃雲兮欻上征。吾將叩紫閽兮。窮神靈之所處。紫閣兮四開。吳戈犀甲兮光裴回。雲爲輦兮風爲御。羽旄紛兮靈之下。忽披髮兮顧大荒。伴猨鶴兮往翱翔。朝丹山兮暮赤水。白楊蕭蕭兮見昔日之戰壘。戰壘高兮古骨橫。西風颯颯兮愁冬青。身雖殄兮靈不滅。炯丹心兮炤白日。揮長劍兮居蛟鯨。一掃海宇兮鏡再清。天吳歌兮海若舞。駕文螭兮來復去。肅我民兮受天祜。

浙東遺愛祠碑 戊子

予以光緒十年夏奉
命分巡浙東閱署前永豐里舊有三公祠者祀故巡道王公爾祿胡公承祖段公光清其先實胡公生祠也祠久燬於兵予過其遺墟緬懷前徽輒爲之躊躇悽愴欲重建而新之會有軍事卒卒未果既復考郡縣志以詢之諸父老乃益歎三公之澤之長也父老之言曰王公以順治初年當巡海之任務持大體宣德意於勝國遺民多所保全翔設書院以澤多士由是士皆嚮學益份份矣胡公繼之豈容坐理亟十餘稔既去而民不能忘

至爲立祉最後段公由鄞縣令洊擢府道嘉嘗三定民變化其戾氣薰爲太和平賦役修水利其犖犖大者如此此吾郡士民竝祀三公之意也抑尙有未慊焉者段公之前蓋有陳公中孚嘗濬城河復三喉故道吐納旣靈疵癘寢伏李公可瓊嘗倡脩東津浮橋行人不病涉險蒙其庥者餘六十年且二公俱好士陳公加書院膏火李公刱設雲石山房文會以課士一時瓌俊多出其中其所以嘉惠我浙東者與三公後先相映也今將重新三公之祠爲說甚盛然如陳公李公者亦宜奉嘗勿輟固邦人士所願也予聞而韙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

勿伐召伯所茇苟有德澤在民民之思之者如此其摯也五公之嘉績善政能使輿情抃詠至今不衰殆有召公之遺韻焉於是建復祠宇並祀五公思揚其光垂之無窮且以慰士民慕戀之意書其語以鑱於石祠曰遺愛者紀實也祠爲堂爲室各三楹室故有義塾今顏之曰養正系之以詩曰

四明之垠甬江之濆鎖鑰浙東民物如雲海防攸寄三郡是旺惟長司牧濯痍興利嶽嶽五公設施不同前後相望二百年中聿來常新闓澤布濩我思公賢如或神遇民之感德若鼓應枹直道無私不外智愚地有遺惠

精神所麗報以肸蠁終古弗替祈𥅆致愨瞻拜階庭桂醑椒漿明德之馨神靈孔邇永錫蕃祉風馬雲車翩其來止

代李伯相羅太夫人墓誌銘 丙子

光緒二年春。陝西延榆綏總兵官記名提督劉厚基聞其母太夫人之喪。大府念西北邊警未息。援金革毋避之禮。奏留本官。

詔可。予假六月治喪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太夫人耒陽縣之某鄉某原。先期具事狀來請銘。其略曰。太夫人耒陽羅氏諱某之女。

皇贈振威將軍提督府君諱某之妻。年二十二歸府君。以不逮事舅姑爲憾。歲時嘗祭。必誠必腆。府君家貧。授徒以自給。太夫人縞衣貶食。裁冗緝匱。庀家政鉅細畢

舉府君以是無內顧憂。厚基早孤。太夫人紡績養子。教督日益嚴。粵寇起西南。徧躪緣江諸行省。一時豪傑皆應募殺賊。立功名。太夫人勉厚基以大義。俾奮身從戎所嚮有功。累官至記名提督。拜延榆綏總兵之命。太夫人就養官廨。方遘疾而厚基提兵在外。天子爲賜人參療之。旣已一軍將士以爲榮。太夫人念族黨中孤寡篤老多窶且瘠者。謀所以振之。乃命厚基錙重金自歸鄉里。買田若干頃立義莊。設家塾。具賓興費。將蕆事矣。以光緒元年十二月丙子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以子厚基貴。

誥封一品夫人。孫承恩廕生。昔㝛於同治九年督師入陝。聞人稱厚基之績弗衰。今復能輯和其軍民。不肯聽其一日釋官以去。亦其漸漬於母訓者然邪。太夫人可謂能教子矣。是宜銘。銘曰。
忠孝之渠百祥之門。積劬醞善。以熹子孫。我銘其藏。既固既敦。

代李伯相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墓誌銘

己卯

光緒四年冬十二月丙子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卒於京師寓舍孤兆蘭具事狀請銘於某其略曰公諱集馨字椒雲揚州儀徵人曾祖諱盛祖諱能烜考諱式堯兼祧考諱式均本生考諱式封皆以公貴

誥封資政大夫妣氏吳兼祧妣氏鄭本生妣氏許皆

誥封夫人公以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授編修歷充湖北河南副考官旋知山西朔平府事擢福建汀漳龍道以憂去復起爲陝西督糧道擢四川按察使進貴州布

政使未及赴官調甘肅又調河南奉
命勘事山西事畢入對仍還河南以事奪職遣戍復起
爲河南按察使遷直隸布政使粵寇北犯公帥師防剿
迭有斬擒會總督與大帥不相能劾公奪職遣戍復以
接戰大勝留營從克臨淸州及馮官屯
賞五品頂戴發江南大營充翼長旋引疾歸復起爲甘
肅布政使以憂去旋除福建布政使調江西以事奪職
復遷爲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時回寇方熾西安將軍
多隆阿率勁兵入陝公會師進剿不數月全陝悉平俄
而浙巡撫來莅事公既受代奉

命赴甘肅審度剿撫事宜。復被劾落職。永不敘用。旋以剿賊獲勝。銷去永不敘用處分。俾率所部援狄道河州。公遂引疾回京。凡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九。公性警敏。尤練於吏事。治朔平。值旱蝗。用古法掘塹驅之。以粟代價收買蝻蝗百數十萬斤。蝗不爲災。督糧陝西。以歲饑請蠲緩。巡撫林文忠公則徐嘉其識。具疏密薦。陳臬四川。誅鋤巨盜。平反冤獄。禁州縣之私繫無辜者。及爲布政使也。甘肅地曠瘠。丁糧多不時納。納銀又違市價。州縣懼償所耗。則虛報旱災以虧公帑。公明定章程。凡已徵不解者。勒限嚴追。積弊遂清。河南地大物博。起運及

河工加價銀幾三百萬兩州縣習以延宕爲虧挪計公造征解清冊載明應征起運已征未解留支實欠各款時時稽覈按冊嚴提不半年庫儲無缺額人以是服其精及居京師翰林年輩無如公者公優游鉛槧以道自頤時與諸髦俊文讌爲樂主講金臺書院教士猶不勌云嗟乎世方操成法以繩天下之才當官者務渾其才智而謹身選事之流轉得自託於中庸卒之焯有樹立者不數數覯若公之才足以宰物理民智足以審時應變乃既起旋躓至於三四或邂逅呈議幾不能自解免才智誠不易得得一才智者而困於訾謷之口又不肯

稍自斂抑以就繩墨。齟齬不得究其用。斯其可慨者已。

公初娶黃氏。繼娶邵氏王氏皆

誥封夫人先公卒。子一。兆蘭兵部郎中。女一。適候選郎

中李經方。孫一人。兆蘭將以光緒五年冬十一月某日。

葬公儀徵縣之某鄉某原。銘曰。

文孛羣倫。武振三軍。胡屢跲屢奮。而不能息衆謗之紛

紜。志百齕而一施。豈人事之多歧。抑天命之不可知。闕

其休祉。後昆是貽。鑱辭窆石。用諗來茲。

代李伯相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墓誌銘　己卯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諱夔字俞臣績學砥行能文章尤攻制舉業研貫經史沈思孤詣老師宿儒往往歎服試於有司輒蹇公亦不追時好以求合益發宋元以來儒先之書擩嚌涵泳而壹返之身必化其家以及一鄉翕然而和教其子弟以及一鄉之子弟斐然而成既以子樹銘貴由太學生受封如例公闇然自守如布衣時若無窮通顯晦之足攖其心者樹銘累督山東福建學政公一再就養至則登泰山覽滄海以拓襟

抱嘗教樹銘所以施於其職者輒爲後人法程然公不樂久居於外歸而澹靜自頤徜徉山水泊如也惟勖樹銘及時報
國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樹銘在都聞赴具事狀來請銘竊惟士大夫讀書發聞早躋清華其先世必有闕其休德不遇於時者蓋鬱之厚而必昌其理然也某與樹銘爲同年生相知最久誼不可以不銘按徐氏自公以上十餘世皆居長沙曾祖諱雲上
貤贈資政大夫祖諱先楚
誥贈光祿大夫父諱國搢

誥封光祿大夫公性純孝居父母喪年已六十哀毀盡
禮既葬益繕完遠祖祠墓修輯譜牒周宗黨之貧乏者
蘄副先志所未逮御下仁恕苟有眚輒語子孫曰此輩
一受惡名終身不齒於倫類雖欲自新無繇卒貴之人
亦卒無以欺市者公之以德化人多如此子樹銘由翰
林洊擢兵部左侍郎月益光顯矣以言事左遷大理寺
少卿樹鈞江蘇候補同知樹鍒太學生樹釗前知江蘇
六合縣樹鋒浙江候補知縣樹鐸議敘布政使經歷孫
八人公卒於光緒五年三月十四日樹銘等將以是年
某月某日葬公長沙縣東鄉大賢都之原配張氏

累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刖葬長沙東鄉嶽基山。銘曰。

嶽嶽其容。淵淵其衷。積塞乃通。瑾瑜在握。盲者弗矚。奇輝韞櫝。有子多文。超倫軼羣。騰躡青雲。潛德所耀。後昆是燾。儁聲彌劭。山高谷空。地大天穹。奠此幽宮。我銘質直。不磨不泐。下訊無極。

季懷弟云。澹雅。

代李伯相直隸按察使丁公墓誌銘　辛巳

光緒六年夏六月丙戌直隸按察使丁公卒於官余駐天津聞赴臚公戰功政績奏於
朝得
旨宣付史館立傳贈太常寺卿許天津紳民建立專祠
祀
賜卹如例其孤奉喪南旋將以今年月日葬公合肥西鄉椿樹岡南之新阡公之從弟德昌具事狀徵銘於余余與公生同縣知其先德爲詳公又從余征剿十餘年官畿輔將十年然則宜銘公者莫如余矣公諱壽昌字

樂山先世由無爲州遷居合肥之龍潭河．曾祖諱周雲．
祖諱永貴．父諱世和．世以輕財積善聞於鄉里．皆
贈如公官．公始攻舉子業．未竟所學．會粵寇干紀．蹂躪
淮以西．無完土．公隨縣中豪傑．練鄉兵擊賊．嘗會攻巢
無爲潛山太湖等城．克之．是時築寨自保者．所在蠭起．
勢分力弱．不獲大展其能．同治元年．余奉命統軍駐上
海以規全吳．公領偏師．從大軍進拔蘇浙郡縣二十餘
城．擒馘僞王以下數人．招撫降衆數萬．又從征捻寇．轉
戰大河以南．東薄海隅．西踰淮漢．迭奏奇捷．助守運河
長牆．會圍捻渠張總愚於高唐州境．殲之．積功洊擢以

按察使遇缺題奏

賞戴花翎加布政使銜西林巴圖魯名號方世之多故任事者往往以權奇自豪公平居恂恂質直無華一旦棄佔畢履戎行奮然有所樹立余始知公以儒生而優將略也公以同治九年任天津河間兵備道適值天津民與西洋傳教士積有違言互相猜嫉公平心調劑消去畛畦興利布化民以大和頻歲大水公手定章程勞來撫卹全活無算以憂去官士民攀留及籲請起公於家者積牘盈咫服除權津海關道時北方大旱赤地數千里公勸民分財振救旰夕孳孳鉅細必親饑者得食

而山西河南咸仰其轉輸全活尤多除直隸按察使攝布政使半年還為按察使將能去貪滯理滯獄惠澤下布風紀肅然公居官力懲養尊骫骳之習勤身率下如治軍時凡所措注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余又知公以賢將而擅吏才也夫士或有過人之才而困於無資地擯不得施用既用矣或優於此者未必不絀於彼若夫文武具備焯著成績如公者天若將有以大用之矣乃復奪之年所就遽止於此此有為天下植才之責者所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者也公坦中樂易持躬清儉然篤於風義周親故之急必賻不以有無屑意修家乘建

宗祠。創義舉。尤獨力任之無少勸。享年五十有五。配趙氏。繼配趙氏。皆封夫人。子功浩。功勳。功浩議敘通判。文一。適刑部郎中何雲藻。孫一人。銘曰。

蜀山蒼蒼。淝水泱泱。篤生豪彥。振轡騰驤。公參我軍。奮厥智勇。我倚公才。珍如珪珙。公襄我政。威惠咸宜。爲民除瘥。煦寒哺饑。民豈無艮。戶謳巷祝。公來民慶。公逝民哭。

九重悼惜。報以馨香。傳公行能。蔚夫之望。有幽新宇。永緜松櫝。窆石鑱辭。用詔來者。

季懷弟云。敘事一氣旋折。辭義雅潔。銘墓文正宗也。

登泰山記 丙寅

必置身高明之域然後心與目不蔽於邇有以發吾胸中閎廓俊邁之趣所居彌峻所涵彌遠昔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非謂人之目力能窮夫天下之大蓋以天下瑰瑋之境莫逾泰山至此而襟懷超曠與天無窮雖極天下之大不足以攖吾慮也同治四年福成參督師侯相曾公莫府事於徐州公之道甚崇閎而不阻人以難陟也其望則海內之所宗仰也明年移駐濟甯以巡閱河防紆道泰安覲形勢遂登泰山余與李榕申甫黎庶昌蒓齋方宗誠存之王定安鼎丞皆從四月既望乘山

轎。出郡北門三里入山。盤曲上躋。將四十里。經名蹟尤著者十數。皆縱覽徘徊。始去。越南天門。折而東行。有碧霞宮東嶽廟。又北上爲岱頂。即天柱峯也。山之大勢。桐城姚姬傳先生嘗記之。凡今登山。皆姚先生所循道也。僻不當道者。俱不往。所歷未逮茲山百一。然其景之淑氣之靈。各擅勝槩。意象迥殊。則狀之不可勝狀也。余故弗著。方余未至南天門時。級道陡聳。巍矗天半。仰睇巖隙。白雲孤翔。歷階可升。不知所極。俯視則一線。危磴窈深莫測。目眩神駴。趦趄卻顧。屏息釋慮。鼓勇復前。俄登天門。道忽坦夷。異境頓闢。覩所未覩。方自幸濁之不遠

止也迺趨岱頂極目四眺諸峰起伏環列相背相倚若拱若蹲皆如培塿汶水東來蜿蜒似帶徂徠傑峙其上高出羣岫其巔髣髴可及山半而郡城據原野殆如方罫遙睇穹碧渺若無外俯視雲煙瞬息變滅然後知不登泰山之巔不知衆山之非高也人之自立何獨不然出埃壒之表掃拘墟之見斯萬物不能爲吾蔽而物之殊形詭趣莫遁於吾之所矚蓋有形之高不能常居無形之高不可斯須去也是夕宿碧霞宮四更後與菰齋鼎丞趨岱頂東之日觀峰候日出風雨驟至寒甚良久雨止極東紅光一縷橫亙凝雲之下俄而璀璨耀目日

輪晃漾．若自地面湧出．體不甚圓．色正赤．可逼視．其上明霞五色．如數百匹錦．顧視女牆．日景甚微．忽又不見．俟相以陰雨竟夕．未觀日出．笑曰．君等識之．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越三日．馳還濟甯．遂爲之記．

方存之云．此題若仿尋常遊記．敘景雖工．譬之摹繪天地．難免挂一漏萬．必從登字著意．斯謂避寬就緊．然有姚先生登泰山記一篇．專美於前．益令後人閣筆．熟玩此文．於姚記之外．別有發揮．寄旨深遠．壹切浮辭．刊落殆盡．惟其簡切．所以不磨．作文要訣．不過

如是

觀巴黎油畫記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圜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搴

大旗者。撓礙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眞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俄羅斯禁苑古碑記 壬辰

由烏拉嶺以東循黑龍江以北傅於海俄羅斯之東半國也其地廣莫無垠去中國絕遠又爲瀚海所隔自古未聞有著名大國然歐洲諸國人往遊者孤行冥蒐往往於荒野掘得古碑及金石器多有數千年前之物攜之歸置之博物院供玩覽焉俄人漸覺之關津吏邏禁益嚴而西人隱藏詭奇術亦益工幸而得出如獲重寶不幸不出受罰亦峻蓋西人好古如性命而俄人亦防之如寇盜云余謂極北空曠不毛之地至俄始稍稍開闢其先則皆鴻荒也而何以亦有古蹟豈書契以前嘗

有極盛之國於此邪。抑漢魏以來。匈奴鮮卑柔然諸族。強則侵中國。弱則被逼北徙。遁逃至此。挾而藏之邪。大抵土愈荒則闢之者愈久。而物亦以古而愈珍。吾謂訪古器。羅珍物者。嘗於此等荒土求之。

向伯常哀辭　乙丑

余友向君師棣，字伯常，世居湖南之漵浦。湖南地曠奧，擅衡嶽洞庭之奇勝。乾隆嘉慶間，往往有聞人。今相國毅勇侯曾公以忠孝文武，爲邦人倡，獎拔英儁，中興名臣之在湖南者十八九，蓋山川偉氣磅礴鬱積數千百年，至相國而始發之。其後進之士，亦且㬰喁觿風，爭以學行經濟相砥礪，伯常其一也。始伯常居里時，與嚴咸秋農爲友。秋農固淵源家學，才氣英踔，而不輕許可者。同時又有舒燾伯魯，以治古文辭鳴於時，先十餘年卒。三人者皆年少爲時彥，相國目爲漵浦三俊者也。同治

元年。伯常持秋農薦士書走數千里。謁相國安慶。留佐我幕。而秋農遽卒於家。伯常得盡交海內賢士。所學益大進。相國嘗密疏論薦其才。四年夏。相國督師勦寇北上。招余入幕府。俾與伯常及遵義黎庶昌蒓齋同居。時方盛暑。艤舟淮浦。每風月之夕。相與布席艫艏。縱論古今大局。成敗興廢之所以然。暨曩哲建樹博覽學術純駁。追溯文章源流。以究其升降利病甘苦。證嚮至夜分不輟。蒓齋志雖銳而稍沈默。伯常意氣尤豪健。其議猋興濤涌。遄往莫禦。嘗自稱喜讀漢書孔光張禹傳。所以著為大臣者無大節。則學行雖美。尤足誤朝廷而禍世

風其爲戒至深微也嘉讀趙廣漢韓延壽等傳謂彼數子者才皆不世出而世俗繩矩亦自不足以羈之然其高能瑰資治事精鑿各有獨絕之詣用能輔漢吏治與三代比隆意蓋隱以自命云其爲文不屑屑以桐城軌範自拘每至得意疾書如洪波汪洋雖浮沙淤泥未暇澄清而不能阻其百折必東之勢同人數用世才必曰伯常余與純齋咸自謂弗如也已而隨大軍移駐徐州伯常忽遘疾八日而卒年僅三十有一相國率僚屬弔奠如禮將召其族弟金陵而歸葬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嗚呼遊處半年中道訣別追憶曩時艤舟之樂邈不

可得。抑何天之豐其賦而嗇其年也。可哀也。

辭曰。嗟子擢秀於南國兮。播蘭芷之高芬。韞異寶於荆璞兮。固和氏之所欣。忽摧折於半塗兮。闕英華於終古。愴二老之煢煢兮。魂歸去兮泣杜宇。人生莫不有死兮。惟修短其難知。遺孤苟承委祉兮。儻副余中心之所期。

祭莫偲亭先生文 辛未

維同治十年冬十月戊午朔越三日辛酉無錫薛福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致祭於莫君子偲年丈之靈曰烏虖我初見君歲在乙丑飄然一翁神愉氣厚彭城戎幕兩月聚首君之閎覽夙聞海內辱君下交爲折行輩稽經諏史每聆謦欬自昔黔中僻處西南儒風樸略古訓未諳君開厥先博討窮探泝源漢代許鄭之閫闢以詩鳴宮徵並奏篆書所法秦斯周籀鬭雲偶出輝映寰區公卿交薦聲徹天衢君心泊然以書自娛廣搜古籍琳琅充積宋槧元雕珍逾卞璧百方鉤致精心研覈萬卷

玢璘。日對古人。古人雖往。精神可親。敝屣黻冕。擺脫風塵。赫赫相侯。豪賢所主。君挺瓌奇。相從江滸。獨以餘閒。證鄉今古。吳越之閒。山水多奇。扶節杖策。樂且忘疲。胸懷超澹。緊我之師。自來治城。過從極密。猶憶夏五。訪君之室。深談亹亹。不減昔日。秦淮泛舟。暑夕炎歊。賓朋讙譟。樽酒招邀。隔舷款語。小泊溪橋。詎謂一別。遂不相見。君嗜孤遊。淹留下縣。我從閱武。亦馳郵傳。忽聞噩耗。始恒終疑。曾無宿疾。而至於斯。旣接赴書。發函驚嗟。輔車南歸。長塗萬里。回首曩游。歲月如駛。敬奠一觴。靈其戾止。尙饗。

祭季弟文 辛巳

維光緒七年閏七月辛卯朔越六日丁酉宜祭之辰期服兄福成以清酌庶羞之奠遥祭於季懷七弟之靈曰嗚呼吾弟遽至此邪以弟天性之孝友植行之清峻識略之閎深文學之俊邁微特吾自愧弗能及即吾二十年來友天下士所見於朋輩中者蓋寡方謂志業益騫經睎古人者必吾弟也發其所韞濟時艱而匡世運者必吾弟也孰料位不酬其才年不稱其德而中道摧折邪世運之不昌吾道之不行於斯可卜豈獨吾家之不造邪嗟乎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修短雖殊同歸於盡日

月推移如夢一覺豈弟已先覺而吾猶在夢中邪抑此吾之噩夢而非信然邪吾兄弟六人惟吾與弟年尤相近自髫丱以至成人讀書同塾應試同時中年各走一方雖離合不常然攷問德業商推時務每論一事馳書不厭四五反雖數千里外如面譚而今已矣德業莫與攷問時務莫與商推矣弟之宿疾時瘉時發已八九年猶憶戊寅之春吾與弟分馳燕蜀執別滬上語至夜分依依不忍相舍而吾尤以弟疾未瘳爲慮旣而聞弟抵蜀後疾竟不發私心竊喜以謂從此釋然矣今歲春夏之交弟自蜀還里累書告以將北來一晤爲十日譚嗚

呼。孰謂弟竟以病疾而隕其生乎。孰謂滬上一別爲永訣。今夏一書爲絕筆乎。積懷未傾。凶問奚至。病不及訊其醫藥。斂不及視其衣衾。吾行負神明。此憾殆無終極。自今以後。存卹孀寡。教育孤兒。吾與諸兄弟任之。搜輯遺箸表章潛德。吾當屏棄百事而獨任之。吾弟無以此爲念痛矣。迫矣。言盡於此矣。嗚呼哀哉。尙饗。